



五  
山  
增  
崗  
个  
新  
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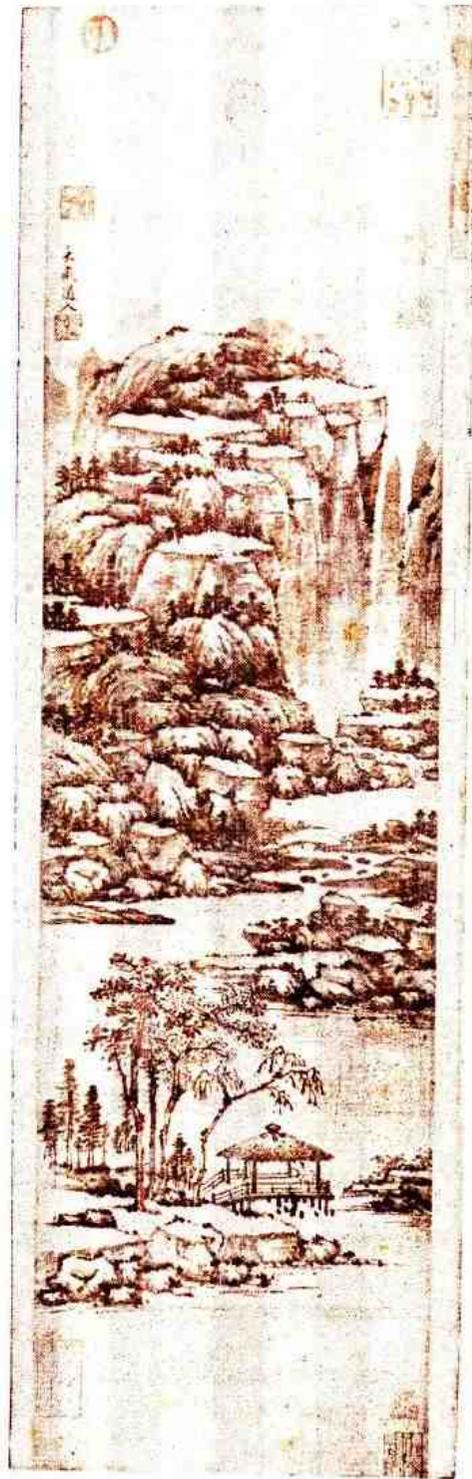
5  
8  
1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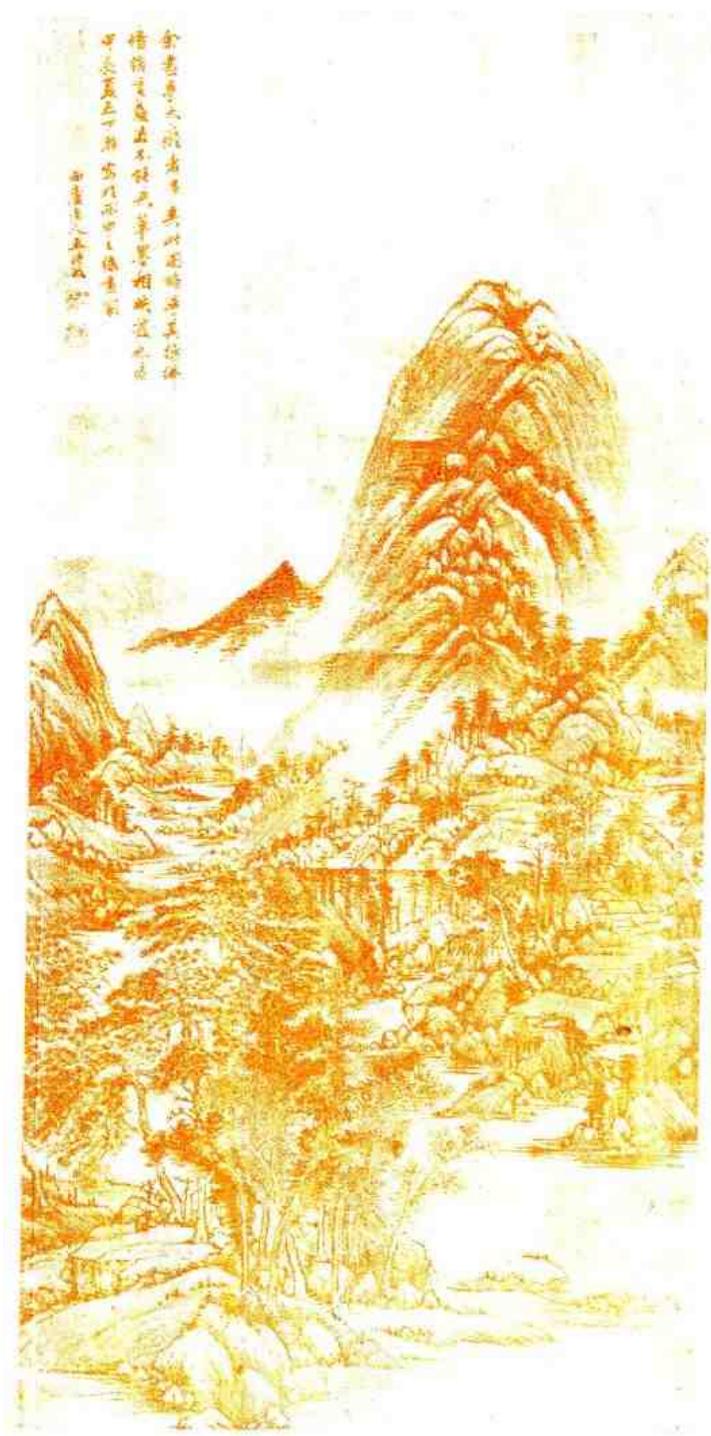
# 三希真蹟

王羲之快雪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清高宗皆收於三希堂法帖中，三希之名，即由乎此。拓本雖久傳世間，而其真蹟則藏諸內府，非吾人所得寓目。革命後，佟君緝先由清室假出攝影，以其影片出售，然仍未能徧供好者徵求，亦憾事也。本報六週年紀念，發行論文集，特以此影片用珂羅版製成三幅，附於論文集刊布之。庶此希世之珍，人人皆得覽玩。至其筆墨之優美，墨跡與拓本之不同，則無俟贅述矣。

每份三幅，定價一毛五分。附「真蹟六週紀念特刊」論集，不取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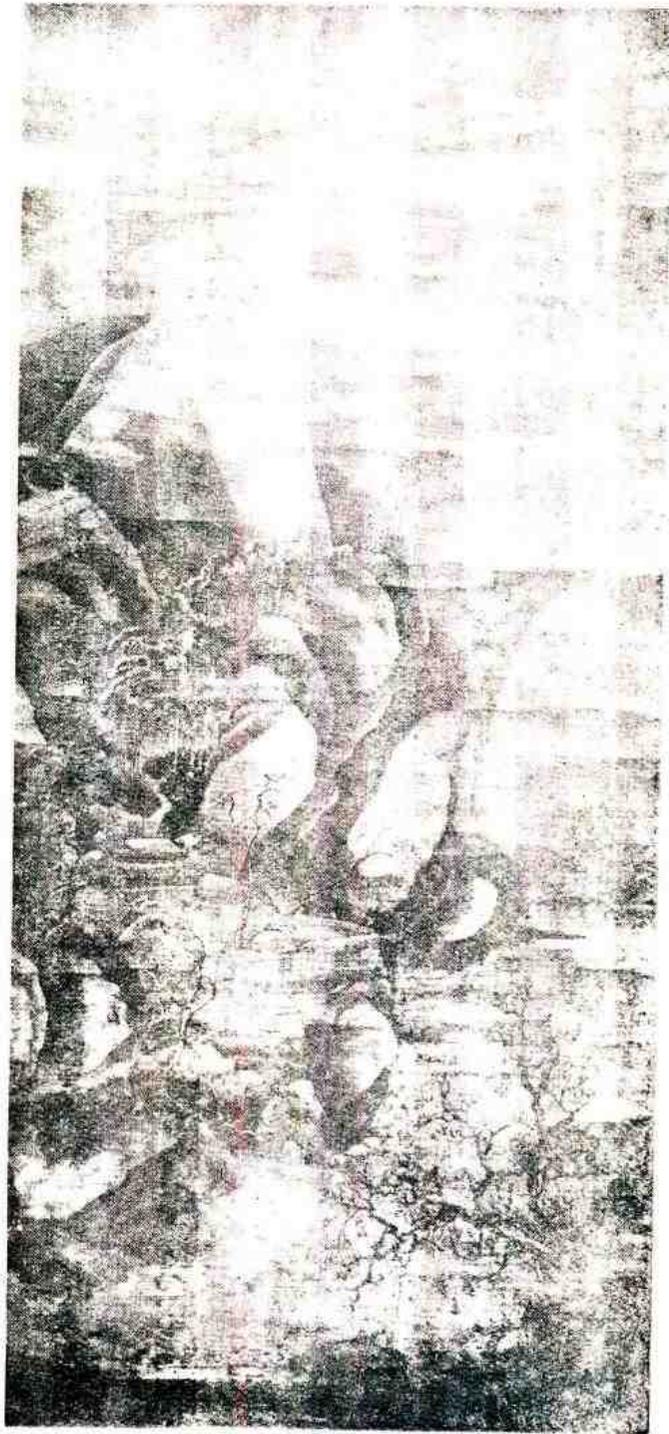


黃子久溪山草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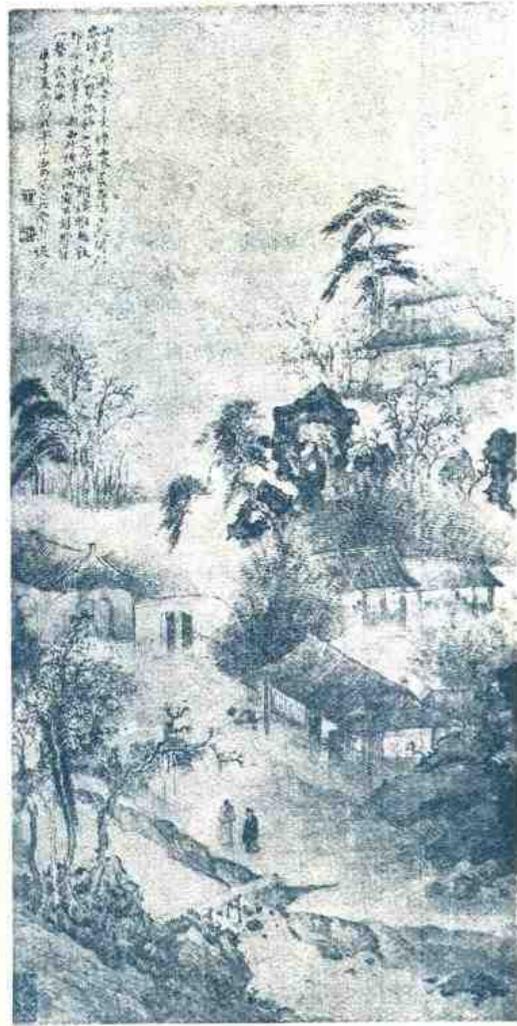
余畫山水，最喜畫此山，其峰巒  
峭拔，其氣韻不凡，其景相映成趣，此  
山之美，在可游，在可居，在可隱，在可  
觀。此山之美，在可游，在可居，在可隱，在可  
觀。

山 水 畫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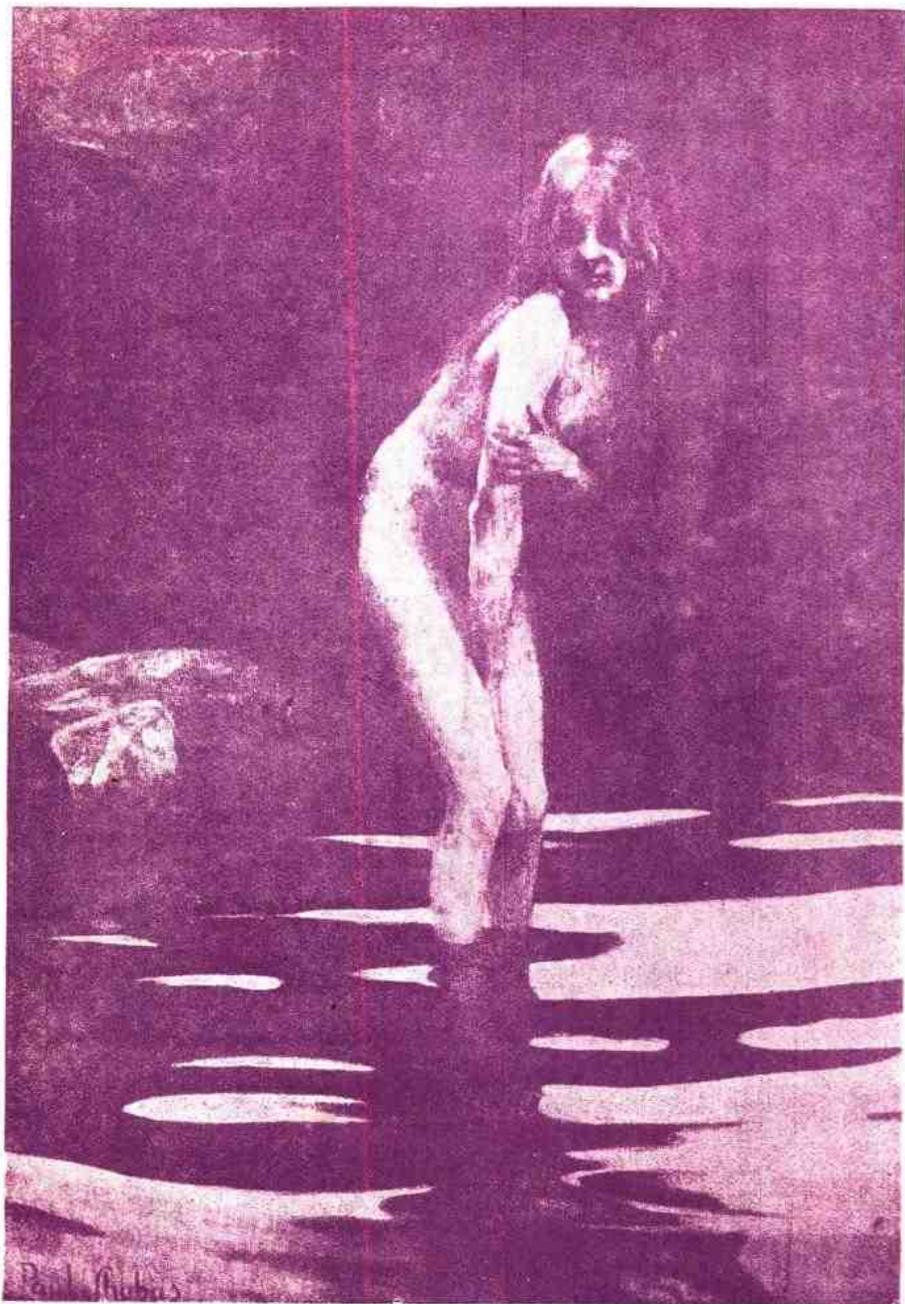


王石谷仿李成觀山陰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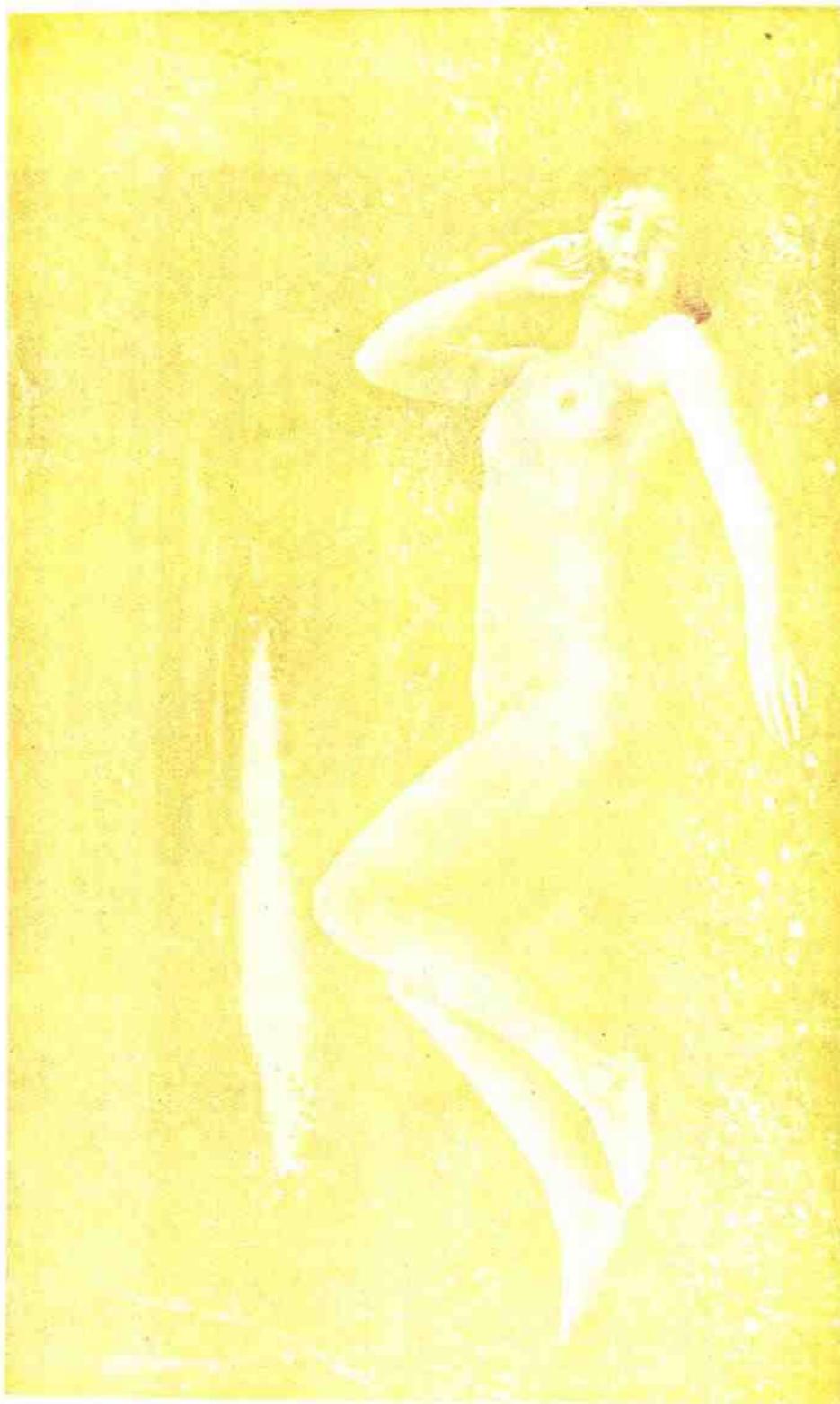
溪 巖 生 山 水



張 玉 川 山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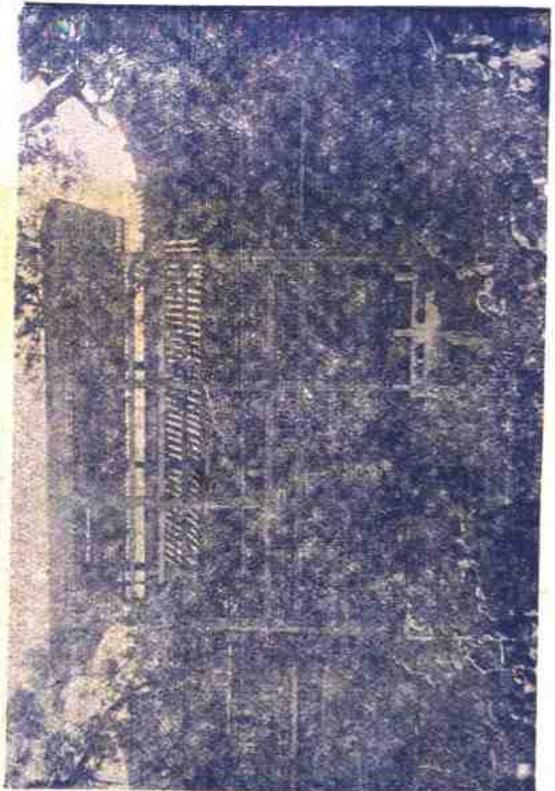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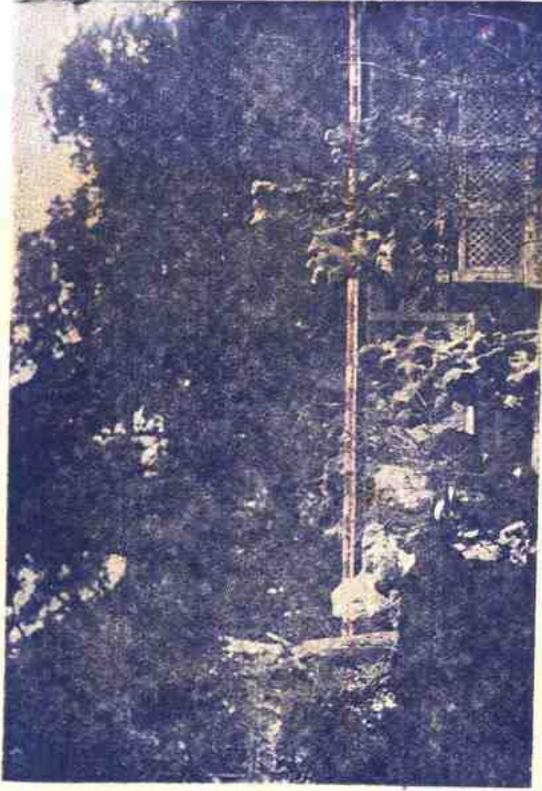
升 月



ALBERTO SERRAVALL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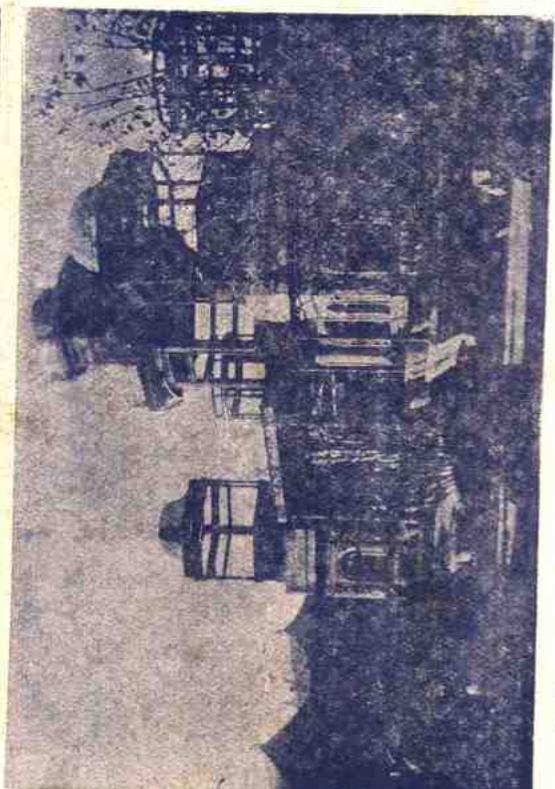


清宮之一瞥 (二)



上右  
御花園  
之一角

上左  
御花園  
之一角



下右  
御花園  
中之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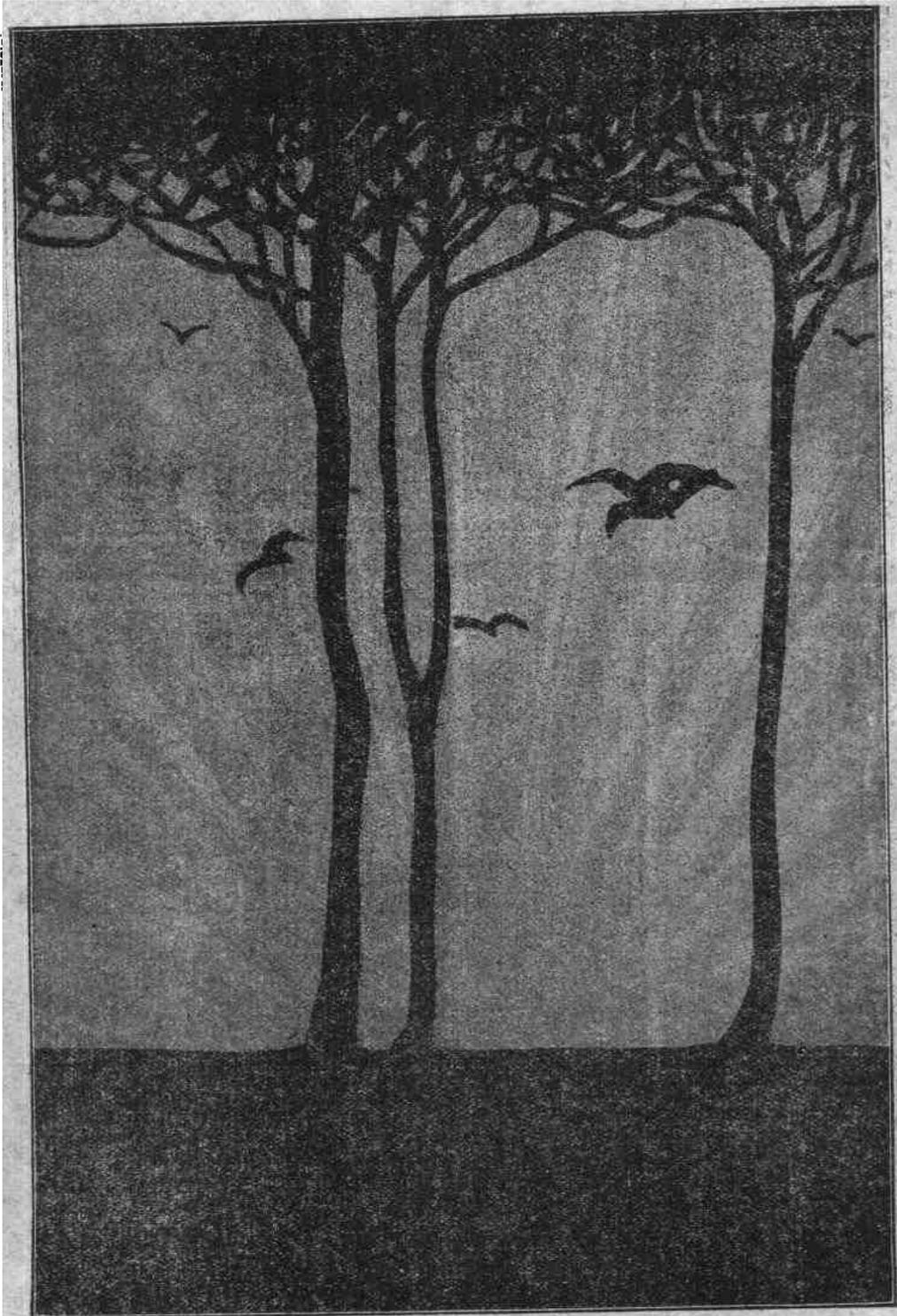
下左  
御花園  
中之景

工之  
未完

水宮  
有小

雅潔  
生時  
在此

觀  
美其  
尺餘  
者長  
紅大  
數十  
金魚  
蓄在  
此處



展報六週年紀念刊

## 卷 頭 語

---

我們對現時政局是絕望的，所以只有監視和批評，絕沒有什麼希望。

我們以為要使政治轉機，除非改造社會不可。

我們一向便向着這個目標——改造社會，順着奮鬥的長途一直往前走。

今天舉行六週年紀念，不是報告奮鬥的成績，也不是那做生日的見解，不過找着這個機會，和同志們一齊努力我們的工作，並發表新感想罷了。

記者

# 晨報六週紀念增刊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卷頭語

論文

記者

中國人的大教訓

大題小做

知識階級的責任問題

身受之司法滋味

中國幣制問題

德國整理財政計劃

德意志之農業團體

蘇聯立法之大要

司法改良與法醫學之關係

產兒制限與性道德

專著

相對論之根本原理

原子與分子之構成

最近生物學上的幾個問題

猩紅熱特異療法及病原問題

梅毒之預防

公眾衛生之重要

述人工太陽燈之功用

真空管燈絲之性質及其改良用法

湯爾和(一)

唯剛(五)

蔣夢麟(九)

羅文幹(二四)

馬寅初(三三)

劉大鈞(三九)

周建侯(三七)

白爾格門特(四六)

林幾(四八)

周建人(五四)

章錫琛(五九)

文元模(六五)

曹任遠(八一)

費鴻年(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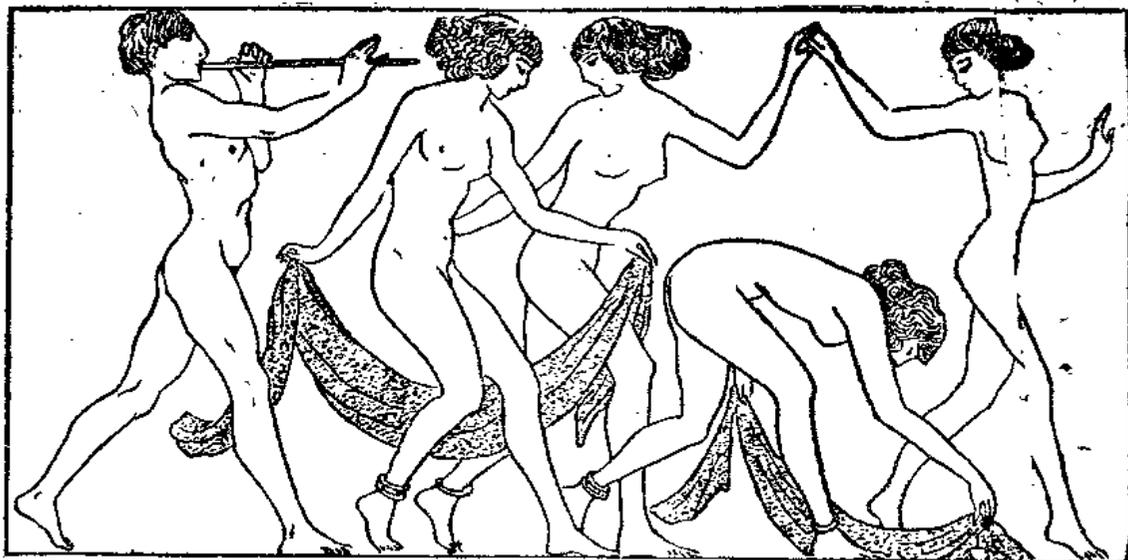
嚴智鍾(九四)

翁之龍(一一)

趙士卿(二六)

林椿年(三三)

陳策(三九)



北京商店之招牌

圖學研究

張耀翔 (一七)

今年中國學術界之新發展

甘盤仙 (四)

自心理學觀之「人物志」

楊鴻烈 (一七)

易經書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

汪震 (一九)

古有複輔音說

林玉堂 (二六)

策算淺釋

陳展雲 (二七)

文藝評論

藝術與生命表白

劉海粟 (三三)

新浪漫主義文藝之勃興

湯鶴逸 (三五)

詩之反柏刺圖主義

張君勛 (三五)

擺倫底百年紀念

後覺譯 (三九)

法明士

曾仲鳴 (二六)

林琴南先生的白話詩

胡適 (二六)

小說

台特希教授

西夏譯 (三七)

「我那件事對不起他？」

瑞棠 (三七)

小馬利

一粟 (二八)

戲劇

安娜

曹靖華譯 (二九)

詩

秘魔崖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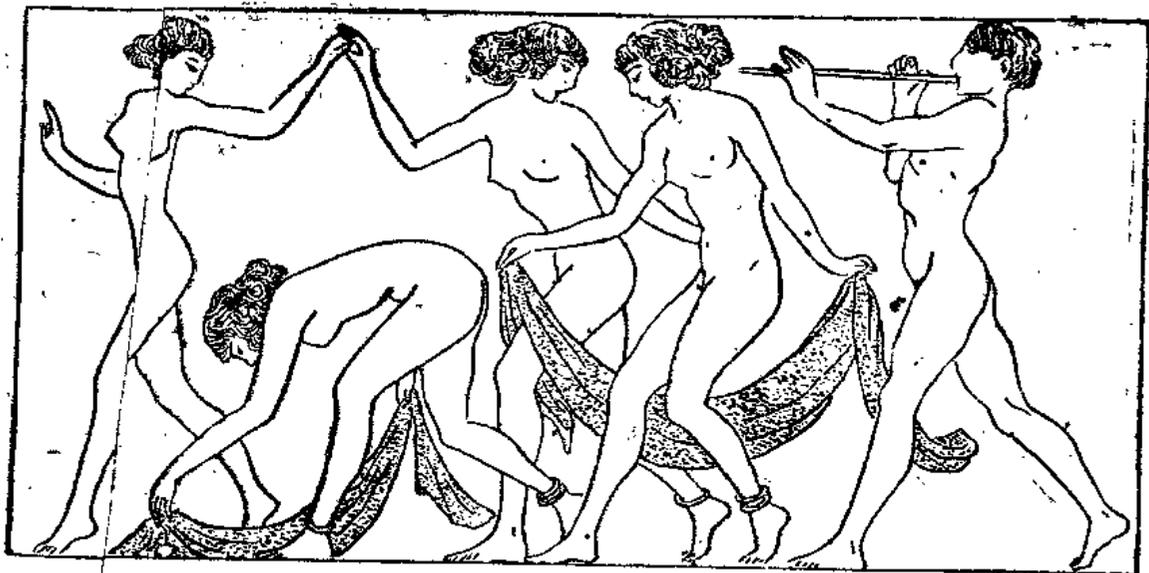
胡適 (三四)

小詩

胡適 (三四)

米桑

胡適 (三五)



十月廿三日的日出

「叫化活該」

「古怪的世界」

「為夢尋一顆明星」

中央公園夜中的柏樹

雜 纂

痛苦中的小頑意兒

落葉

哥哥！什麼叫藝術？

真娜拉

康德底二百年紀念

第十屆全國教聯會討論庚款問題述略

清室優待條件之我見

擬編「中西四三層歲首表」意見書

我對於新聞記者之希望

☆

最末頁

記 者

胡適 (三七)

徐志摩 (三七)

徐志摩 (三八)

徐志摩 (三八)

劉廷芳 (三八)

梁啓超 (三六)

徐志摩 (三六)

錢稻孫 (三三)

林幽譯 (三五)

後覺譯 (三七)

王兆榮 (三三)

馬叙倫 (三三)

陳垣 (三四)

白鵬飛 (三六)

戴子久溪山草閣圖

王禮客山水

王石谷仿李成熙山陰雪霽圖

張玉川與禽獸生之山水畫

「月升」

法國恩利爾比尼作  
法國拉非爾哥爾作

清宮之一瞥

(八幅)

(參閱二五)

(參閱二五)

(參閱二五)

(參閱二五)

(參閱二五)

(參閱二五)

(說明附圖)

# 中國人的大教訓

湯爾和

晨報第五週紀念增刊，我做過一篇白話，題目是「精神病的北京社會」，光陰快得狠，晨報第六週年又到了，恰巧遇着這種大政變，可謂恭逢其盛。自從洪憲以來，差不多每二年或三年，總有一次大變化，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住在北京的市民，每到一定的時候，便要受一次相當的恐怖，納一次相當的代價。好像一個人發瘧疾，每隔一定的時間，便要大寒，大戰，大熱，大汗，一次，所以我這篇文章，簡直可以稱爲「瘧疾的北京」。

俗語說「久病知醫」，我們經過這許多磨折，論理也該稍須知道點痛苦。但是中國人的性質，往往是吃苦不記得。當他睡在床上，惡寒，發熱，腰痠，背痛的時候，也曉得叫苦連天，等到熱退身涼，他又把病中情景，忘記在九霄雲外。情願等到發作的時候再受罪，絕不想個方法，使他永絕根株。就拿我自己說罷，我的身體，雖不能算強壯，平時也還沒有什麼毛病。只有民國六年在南方過夏，一時不小心，得了瘧疾。每逢氣候變換，身體抵抗力薄弱的時候，他就乘時而動。這是瘧疾原蟲的芽胞，潛伏在血裡，遇見機會，他就潛滋暗長，發展他的勢力。金鷄納霜，只能殺成蟲的原蟲，對於芽胞，大約不能撲滅。我明明知道這種消息，但是我平時，總懶得用根本療法。等到發作的時候，臨時抱佛腳，用老方子，來搗塞幾天。等到不惡寒，不發熱，我便忘記了這回事。這種脾氣，叫作「因循」。中國人所以沒出息，就在這種地方。推到國家政事上，也